1 18世纪资本主义变革→家长制的核心/小型家庭成为市民阶层的主要家庭形式→特殊主体性的形成→从这种主体性中流溢出了公众试图去澄明和理解的新“经验”

1.1市民公共领域的早期制度（咖啡馆、沙龙、宴会）在起源上生根于脱离于宫廷的贵族社交圈

1.2 剧院、博物馆和演奏会中形成的“大”公众在起源上是市民阶层的

1.3 市民阶层的“大”公众的影响力在1750年左右取得优势地位

1.4 《帕梅拉》符合市民阶层公众的口味，成为畅销书。

1.5 公众试图在公共说理中理解和澄明的经验，是从一种“特殊主体性”的源泉中流溢出来的。

1.6 这种主体性的家园是“家长制的小型家庭/核心家庭”；

1.7 随着资本主义的变革，家庭结构也随之转型，家长制的核心家庭成为了市民阶层中的主导类型。

2 城市贵族的家庭生活中并无持续的“亲密性”，并无“内在性”

2.1 城市贵族的家庭生活中看不到市民阶层家庭生活的“内在性”

家庭中，夫妻经常分居，在外面沙龙碰头次数要比在家里更多

2.2 “亲密性”（Intimität）是偶然出现的，非持续的（dauerhaft）

2.3 新家庭生活持续的亲密性有别于“大家庭的共同性这种古早形式”

3 家庭生活的私人化在建筑学风格转变上的体现：卧室增扩、客厅缩减；卧室（私人领域）之外的家庭房用于召开沙龙（公共领域）

3.1家庭住房对于家庭成员个人来说更加宜居（卧室变大），但对于家庭本身来说却越来越狭窄（大厅缩减））。

3.2 家庭房（Familienzimmer）成为了接待房间/室，用于给“社会圈”召开“沙龙”。

3.3 卧室-沙龙的空间界限，体现了私人领域和公共领域之间的界限；私人踏出卧室进入沙龙，但两者紧密相关

4 市民阶层家庭与“人性”概念（自愿、爱、教化）

4.1 内室或卧室（Binnenraum oder Wohnzimmer）是（与政治-经济学解放相应的）心理学解放的场所

4.2 家庭领域自认为是独立的、纯粹人性的领域，但是它与劳动和商品交往的领域处在一种依赖关系中（而对独立性的意识恰恰可以从实际依赖中得到解释）

4.3 商品占有者的“私人自主”

商品占有者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自认为是自主的（独立于国家的指令和控制，以盈利为尺度自由安排经营行为）

4.4 商品占有者的“私人自主”在家庭中的体现

所有者在市场上的独立性与人在家庭中的自我展演相对应：摆脱社会强制的“亲密性”是“在竞争中运用的私人自主之真理性”的印记；

4.5 市民阶层家庭的三个环节（1）自愿性（Freiwilligkeit）；（2）爱的共同体（Liebesgemeinschaft）和（3）教化（Bildung）合为一个“人性”概念

自愿性：家庭是自由个人自愿建立的，无需强制即可维系

爱的共同体：家庭似乎基于夫妻双方持续的爱的共同体

教化：似乎确保了“全部能力的无目的发展”

5 “人性”理念与市民阶层家庭实际功能矛盾（原因，市民阶层家庭对市民社会的实际依附）

5.1 家庭为什么不免于强制？男性家长对妻子和孩子的权威

（1）通过家庭，社会必要的要求才得到严格遵守（父亲权威的内在化）

（2）妻子对丈夫、孩子对父亲的经济依附，或者说家长的权威。

5.2 家庭为什么不是爱的共同体？婚姻不止爱情，还有理性考虑（资本的维持和增长）

家庭是资本的载体，结婚考虑的不只是两人的爱情，还有资本的维持和增长；爱与理性的冲突

5.3 家庭为什么不是教化（全部能力的无目的发展）的场所？职业需要和职业教育

职业需要和职业教育VS自成目的的教化

6 【没太理解】但是，从小型家庭的私人领域的经验中生长出来的三大理念并非纯粹意识形态

6.1 随着这种特殊的人性概念，一种关于现状的观点在市民阶层中间流行开来，这种现状允诺说，不用遁入某个彼岸，就能完全摆脱现状的强制。

6.2 让市民阶层的意识形态超出了意识形态的真理性环节，就是“超越被紧紧抓住的内在性”（das Transzendieren der festgehaltenen Immanenz）。

6.3 “人性”经验的出发点是在家庭保护之下的、作为纯粹的人的人的亲密关系

7 在小型家庭-亲密关系中被发现的“主体性”最初通过相互“写信”而得到舒展

7.1 私人自认为，在小型家庭的亲密领域中，他们是能够相互进入“纯粹人性的”（rein menschliche）关系的人

7.2 “纯粹人性的关系”的文学形式在当时是“信件往来”，通过写信，个体舒展了其“主体性”（Subjektivität）

7.3 【信件最初只用于传递干巴、冰冷的信息】在现代邮政来往的开端，信件主要是新报纸的一种运输手段，但后来它很快服务于学者间的通信和家人间的问候。

7.4 【信件后来成为了写信者敞开心扉、倾诉心灵的媒介】在感伤主义的时代，信件包含的不只是冰冷的消息，还有心灵的倾诉。

【人性与主体性的关系？】

8 主体性的公共相关性(publikumsbezogen)：信件的公开性以及“信件体小说”（Briefroman）

8.1 主体性是“私人物”最内在的庭院

8.2 这种主体性总是与公众相联系的

8.3 以文学来传达的亲密性的对立物不是公众性，而是泄密（Indiskretion）

8.4 表现1：许多私人信件一开始就是要付印的

8.5 表现2：同时期大量的小说是“信件小说”（Briefroman），《帕梅拉》、《新爱丽丝》、《少年维特的烦恼》

9 作者、作品（Opus）、公众之间的关系变成了在心理上对“人”，对自我认识和共情感兴趣的私人彼此之间的亲密关系；“Fiction”

10.1-10.3 虚构小说中私人性-公共性、主体性-公众性的统一：一方面，读者基于实际的亲密关系，将自己代入小说人物间虚构的亲密关系中；另一方面，对这种亲密关系的思考又不是单个读者的事情，而属于整个读者公众自我启蒙的过程

10.1 在广大市民阶层中，公众的领域起初是作为小家庭的亲密性领域的扩展且同时是补充出现的

10.2 “卧室”的私人性和“沙龙”的公共性相联系，私人个体的“主体性”(Subjektivität)从一开始就与“公众性”（Publizität）相联系。

10.3 在“虚构小说”中，主体性和公众性被统摄在一起：（1）一方面，彼此共情的读者重复着小说所描绘的私人关系，从实际亲密关系的经验出发，填补假想出来的亲密性；（2）另一方面，从一开始就以文学来传递的亲密性，事实上成为了广泛的读者公众的文学（《帕梅拉》出版后，成立了第一批公共图书馆、读者圈）

10.4

“市民阶层构成了在很久之前从咖啡馆、沙龙、宴会那些早期制度中生长出来，现在靠报刊及其职业批评的中介机构凝聚起来的公众。市民阶层构成了文学说理的公共领域，具有小家庭-亲密性根源的主体性在文学说理的过程中达成对自身的理解。”